

CHEN GUO KAI WEN JI

陳國凱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陳國凱文集

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国凯文集:全10册/陈国凯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961-1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5176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642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2.875 插页 40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961-1

定 价 4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闲话文坛	1
乱弹杂说	63
艺苑飘丝	237
爱乐思绪	281
闲言碎语	299
偶成打油诗	549

闲 话 文 坛

目 录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5
答某刊编者问	9
笑比哭好	12
何为“诺贝尔情结”	15
作家和文字匠	17
骂人和出名	19
有感于文坛	21
谈诗说字	26
老言无忌	30
《红楼梦》和影视	32
轻薄文坛(其一)	35
轻薄文坛(其二)	37
轻薄文坛(其三)	39
广东的杂文	41
老话题	43
小议文人当官	45
我读小说	47
动与静	50

“玩”又如何	52
人生何处不关情	56
不与奸商行为同流合污	58
时装文艺	61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有位老作家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句话耐人寻味。没有一股“傻”劲和“牛”劲，恐怕很难坚持下去。

写文章的人有时容易产生盲目性。有一句俗话：“老婆是人家的美，文章是自己的好。”这就是盲目性。

如果这句话反过来，就可以减少一些盲目性。

多看看别人的长处，多检查自己的短处，才能有所进步。头脑会清醒些。

写文章的人容易犯的毛病是写了几篇作品就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业，摆出一副世人皆浊我独清的名士派头。这叫作不知天高地厚。我年轻时就常患这毛病。

我常常思考自己创作上的缺点和失误，在同辈人或后辈人身上找自己的差距。总结近年来我创作上的缺点，三个字：粗、疏、浅。

如果一个作家觉得自己已经是艳如花美如玉，一切都很完美、无懈可击，已经登峰造极，那么，这个作家的气数大概也将尽了。

我有几位专门给我作品挑毛病的朋友。他们没有温良恭俭让，毫不客气净挑毛病，甚至带上几句难听的粗话。甚至有时会让你面子下不来，觉得他们真像“棍子”。有时我们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当我冷静下来，我就觉得这些是真正的朋友。要不他们干嘛

花这个脑筋，有那份闲心看看电视打打扑克不好吗？尽管他们的意见有时可能失之偏颇，但多听听人家挑刺儿，总比听那些无原则的吹捧强。现在文坛上肉麻的吹捧太多了。连里程碑之类的名词也出来了。甚至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就吹得天花乱坠。这类廉价的捧场对作家实在没有什么好处。

我有时写了稿子，心里没有底，就找几位“棍子”朋友给我敲敲，头脑清醒些做事情也会实际些。

同志们不妨在身边的朋友中找几位善于挑毛病的人，经常请他们敲敲，会减少一些盲目性和自大狂。

不要老把自己看成“阳春白雪”，别人是“下里巴人”。虚心一些，朋友就站在你面前了。

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直言不讳地互相“揭短”。

这个意见对不对？供参考。

搞文学的人，谦虚是一回事，增强信心、振作精神又是另外一回事。

文学是高度信心的产物。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高度的自信，恐怕很难坚持下去。

搞文学的人恐怕不能太精明。如果老是口袋里装着小算盘，事事都计算得那么精明，那么实惠，那么，最好去做生意，不要当作家。

有一位老作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搞创作的人要“六根清净”。当然，要做到六根清净也难。和尚也未必六根清净。这意思是说，多一些身心投入，少一些投机取巧，少一些市侩气。

文坛上常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情况，碰到这个局面怎么办？我看不必去赶场子，赶热闹。明确目标，认清自己应该走的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老想着如何跟在别人后面走是没有前途的。

文学创作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漫长跑道。有的人开始时可能多跑几步，有的人可能慢了几步。这都是暂时现象。最后谁跑得快，有待时间去验证，谁也无法匆忙地下结论。

跑快了几步就认为自己是长跑冠军的人，是愚蠢的。可敬的是那些暂跑在后面不怕奚落与冷嘲、奋力向前的人。希望起步稍晚、暂还跑得比较慢的同志不要气馁，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老是左顾右盼、审时度势。要有主见，要下决心，要有志气，把创作搞上去。当然要量力而为。不是要大家都一窝蜂去搞长篇巨著。有的同志可以唱“大江东去”，画红棉似火；有的同志气质偏重于唱“小桥流水人家”，画寒梅绽雪，这也是百花园中一景。取消作家的创作个性就等于取消文学，这是常识，不必多说了。

总之，增强信心，脚踏实地去学习、去生活、去写作。像契诃夫说的“大狗小狗一起叫”，起劲地叫，不是懒洋洋地叫。这样就会热闹起来。长的东西写不了，就多写短的。不要以为长的东西才叫有水平，关键还在于质量。我看现在有些出版了的长篇还不如一个好的短篇，甚至不如一篇精彩的散文。不要以长短论高低，又陷入一种盲目性。

秦牧同志多次说过：作家要经常跟自己的惰性作斗争。这是经验之谈。一般说来，有量的积累才有质的飞跃。就是世界上的大作家也不是篇篇皆佳作。有一位老作家说过：契诃夫几百个短篇，真正的精品也不过就是那么十来篇。大作家尚且如此，我们就更要有自知之明了。在创作上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固然很好，也没有必要因为没有“惊人”之作背思想包袱。其实，“一鸣惊人”只是偶然现象。大家都“一鸣惊人”，读者的神经受得了吗？

搞文学的人，头脑清醒些，“六根清净”些，不要追风赶浪头，要脚踏实地去干。多读多写，勤能补拙。当然不是鼓励粗制滥造，

不是去写海外奇缘或铁砂掌。只要实实在在去干，就会作出一些成绩来。

一九八五年

答某刊编者问

问：为什么在众多文学样式中，你会选择写小说？

答：我从小喜欢文艺，开始选择的并不是小说创作，而是音乐。读中学时参加了学校业余文工团，就梦想当作曲家，课余啃作曲法、和声学等，学写曲子，把自己得意之作投音乐刊物，结果如泥牛入海。开头还抱怨编辑老爷有眼不识天才，后来才知道自己并无音乐才能，唱歌常常跑调。当音乐家不成，想当诗人，顿时觉得满脑子是诗，不断地写，有时一天写几十首，到处寄，又如泥牛入海。懊丧之余，慢慢悟出我并无诗才，充其量不过客家山歌水平。后来忽发奇想，要当电影剧作家，写了一个美人落难、英雄救美的剧本，其中出现坏人张牙舞爪、姑娘痛哭流涕并投河上吊、英雄慷慨高歌气贯长虹的情景。我很得意，剧本投去电影制片厂，又是一次泥牛入海。这“电影”看来是拍不成了，于是心灰意冷，很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

后来也许是无聊，学写小说了。第一篇小说《五叔和五婶》居然在《羊城晚报》刊出，另一篇小说《部长下棋》还得了读报文学一等奖，当时国内文学设奖，该报首开先河，因此，中国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消息，把我吹了一通。我也就飘飘然、昏昏然，觉得很有几分了不起，就死心塌地地去写小说了。直至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把我这毛头小伙子轰入“牛栏”，才知道写小说不是好玩的。

青年人的兴趣广泛、多样，但经过社会和自我的不断选择、淘

汰，最后会较为稳定在一个基点上。

问：谈谈你个人的创作经验。

答：有人把小说创作说得很玄、很深奥。书店里也有一些大谈小说创作技巧的书，不过这类书多数是不写小说的人写的，就像没有打过仗的人当军事教官，能否教会人打仗，很值得怀疑。就是小说家写的谈创作的文章，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谈你的，我写我的，谁也代替不了谁。每个作家所谈的创作经验都是一家之言。有人把自己的创作经验奉为金科玉律，要别人去依样画葫芦，这很愚蠢。

我对创作似无经验可言，硬要说，也不过是一句话：多读、多看、多思、多写。尤其是多写，很重要。譬如文字功夫，就需要许多年的磨炼。有的人写了许多年，还过不了文字关，这大概跟文学及语言的悟性有关。

至于写什么，怎样写，我想得更简单，也是一句话：有所信有所感然后有所言。把你信之至笃、感之至深的东西，用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是作品了。为文之道和为人之道一样，务求真诚，力戒虚伪。虚假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同时请阁下收起道学家的面孔，中国人吃道学家的苦头够多了。

写作技巧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我更相信巴金先生的一句名言：创作上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在创作上过分——我说的是过分追求技巧，会使创作走入死胡同。

问：你觉得写小说最困难的是什么？

答：最困难的是写出来的人物能长命一些。小说中的人物能在读者心目中活三年五载，这个作家就很了不起。现在很多小说中的人物是短命的，很多小说是“短命小说”，本人所炮制的小说多属此类。

问：从外国小说中，你觉得哪些东西是足以借鉴的？

答：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一言难尽。随便说一点吧，我很喜欢美国式的幽默，从马克·吐温到小库特·冯尼格的作品我都很喜欢。幽默是一种智慧。当代的中国小说（何止小说！）幽默感太少，板面孔或作深奥状的东西太多。久而久之，会跟读者心灵的距离越拉越远。

问：谈谈你对我国小说的若干感想。

答：谈三点观感吧。

1. 中国近十年的小说创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活跃，这是连瞎子都看得见的。

2. 当前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唱你的调，我吹我的号，我看这是好现象。舆论划一从来不是思想活跃的表现。

3. 当前小说创作有两大弊端：一是食洋不化；二是“寻根”寻到老庄和孔圣人那儿去了。这是当代文明观念的倒退。

一九八六年

笑 比 哭 好

当今这热热闹闹的文坛上，我总觉得还缺少一点什么。想来想去，才悟出是缺少笑，缺少笑的文学。

有人说，中国人缺少幽默感，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像沉重的磨盘压着中国人的心灵。我们这个民族苦难太多，心灵上负荷太重，加上许多年来，一场又一场的“你死我活”、“七斗八斗”，把许多人脸上的表情肌搞麻木了。春风得意者大体又是一些圣贤，圣贤是没有幽默也不喜欢幽默的。他自己不笑也不想别人笑的。因此中国古来圣贤脸上都有一点死相，谈何幽默。说它不对，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其实是喜欢幽默喜欢笑的。侯宝林、马季们就常常弄得男女老少们笑得没眉没眼，这说明中国老百姓在庄严或愁苦的外表下有一颗与幽默相呼应的心灵。积多年之观察，中国的劳动大众的幽默感并不比洋大爷差，不同的是前者含蓄后者外露而已。

不讲西式幽默，讲讲传统，尽管中国传统文学的扛鼎之作多是悲剧性著作。但也不乏笑的文学。如《笑林广记》、《笑谭》、《笑史》、《笑笑录》等等，小说大家吴承恩、蒲松龄的作品都很富于幽默感。冯梦龙还编撰了《笑史》。在后人的心目中，猪八戒的形象也许比黑面包公更亲切可爱。因为猪八戒是人化了的牲畜，而包公是被神化了的人。至于民间笑的文学就更多了，它表现了中国人机智善良的幽默。在现代的中国作家中，有很多极富幽默感的

作家。一代文宗鲁迅先生是幽默大师，他那机警深刻的幽默可以使人的内心在笑声中震惊。饮誉世界文坛的幽默大家老舍先生，说他是东方的狄更斯并不言过其实。当代的中国作家有不少是写幽默小说的高手，要列举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幽默是洋名词，外文的原意是智慧。每当我拜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总在会心的微笑中被他们的才华和机智所倾倒。他们的幽默，他们的笑，是智力优越、阅历广博、信心十足的表现，是他们人格力量的象征。那些利令智昏、蝇营狗苟、装腔作势、见风使舵、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的人是没有幽默感的。他们也会笑，不过是另一种笑：皮笑肉不笑、奸笑、媚笑，胁肩谄笑。这种笑比哭还难看。这种人跟笑的文学大概无缘。

还有一种笑。像现在有些毫无幽默感的相声或影剧，表演者在嘻嘻哈哈地笑，台下人却不笑。其实台上台下的人都很苦恼，这是苦恼人的笑。文学，也许或多或少有此情状。

笑的文学艺术，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可惜研究之人太少。“文革”前，很少提倡笑的文学。有的人搞了点笑的文学，后来却倒了霉，在“文革”中无一幸免。“文革”时就根本不准笑，只有“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了。今天，提倡“双百”方针，不少作家的幽默感被释放出来，幽默作品多起来了。但似乎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如陈建功的幽默小说，不论是语言、意境和形象，真是“通体幽默”。但对他的研究似乎很少。

笑能醒人，笑能益人。科学家说，笑能使人脸上皱纹减少。当然也会使人心灵上的皱纹减少。笑的文学，可以对社会心理起调节作用，使人的心灵趋向舒张、轻快、平缓、健康。我们似乎有点忽视这方面的作用。文坛上缺少笑声，未免寂寞。作家李国文有一段很精彩的话：“沉重的、读后如同一块砖头压在心上的文学当然需要，但全是一块块砖头，人就会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搞文学的